

水經注疏要刪卷二十九

宜都楊守敬撰

沔水

經又東過彭蠡澤

右一

酈氏以彭蠡澤為鄱陽湖見贛水篇故於此不詳其地按漢志續志鄭注並云在彭澤西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云在北魏源以大雷當之是也

詳余禹貢本義

注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

右三

熊會貞曰按姑熟自東晉置城戍守常為重鎮然不聞立縣

注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

左三

要刪卷二十九

一 沔水

戴氏謂下其一二字當在東至會稽餘姚之上其說是也但酈氏所見經文已是如此故云經言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戴氏特著其說而不改經文阮文達浙江圖考遂從戴改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是江漢並大故以彭蠡北江續於沔水作水經者自應以北江粘連沔水以合禹貢乃畧於北江而詳於南江是沔水絕江而過與禹貢不合今江水篇下流已亡據趙氏所輯諸書實有北江經注余疑沔水篇經文分為二以下是江水篇之文趙氏所輯佚文是沔水篇之文惟其奪亂不

可接續無從訂其錯簡此水經注一大關目存此
爲治水經者商榷焉

注逕吳國南爲南江

右四

胡東樵戴東原以酈氏合分江南江爲一爲誤金
榜禮箋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三
江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應職
方揚州其川三江其於石城著南江源委猶於湔
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於中江言出蕪湖西東南
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
地已互見於石城湔氏道也是分江爲南江卽志

要刪卷二十九

二

沔水

文考之益明然則酈氏合分江南江爲一眞善讀
班志者然班志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則必絕
清弋等江其間山嶺重疊無橫截而過之理故近
儒多疑之而尤以胡培翬說爲可信蓋胡本績溪
人以目驗得之酈氏墨守班志吾正嫌其鑿空曲
附不必問合分江南江與否也詳見余漢志圖說
并晦鳴軒稿 禹貢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孔傳
謂有北有中南可知班氏則明晉中江南江之目
而皆無其迹酈道元勉強通之後儒紛紛窺測終
不饜於人心余謂禹貢之北江中江只是一江稱

北江者以沔水之下流與江同注於海者也稱中江者謂江之正流獨注於海者也中者正也非謂中心之中也故有北不必有南也或以彭蠡當南江似矣然禹貢實無明文彭蠡非江漢之比也古書漢與江并稱不聞彭蠡與江合稱也揚州之三江自應以揚州界內之水求之韋叔嗣庾仲初諸家之說擇焉可也詳見余禹貢本義略記於此

注晉太康元年

右四

石城漢縣隸丹陽郡酈氏謂晉太康元年改隸宣城郡耳戴氏於年下增立字大謬

要刪卷二十九

三

沔水

注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左四

涇水桐水不著所出之源當有脫誤今審又東合涇水句當在卽宛陵縣也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句當在分宛陵置下

注昔縣人陽子明

左四

陵陽子明銍縣人本列仙傳無銍字似以子明爲陵陽縣人陽上無陵字又似子明姓陽皆謬趙氏據列仙傳增銍字陵字是也戴氏仍舊文何耶

注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

右五

宋志安吳吳立按吳志程普傳討宣城涇安吳陵

陽春穀諸賊事在孫桓王時則非晉始立審矣

注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右五

宋志寧國吳立元和志後漢末分宛陵南鄉置

注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

道山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

右七

按會稽有句章縣無句餘縣此縣字衍文具區

在餘姚是謝康樂說明見後文安得改具區為句

餘 自康樂以前無有以具區在餘姚者然周禮

職方氏揚州其澤藪具區其浸五湖說者謂五湖

即具區是職方之藪浸同處然則謝氏說未可全

要刪卷二十九

四 沔水

非

注以為郭于地理甚昧矣

右七

按郭注云句餘山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又

以具區為太湖是具區在西北句餘在東南已不

能北望具區又加句餘之東五百里則浮玉當在

海中即云具區在餘姚亦不能北望及之也謝意

蓋以句餘當在餘姚之西五百里郭以句餘在餘

姚故駁之然酈氏既不引郭注又不以謝說為與

要徒存異文使人莫知其指意之所在

注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 事備羅浮山記

左七

言上疑有或字此酈氏以羅浮當浮玉亦以洞庭當具區故得北望具區也

注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焉

左七

會稽山當作羅浮山直湖南故能北望具區有字當在陰字下卽羅浮山之陰也黃南雷今水經因下文衍縣字遂議酈氏謂苕水出山陰縣冤矣

注而溫涼又雜

左七

御覽七十六引作溫涼不雜是也

注蓋山海經所謂苕水也

左七

酈氏以羅浮當浮玉以羅浮山陰之溪水當苕水

要刪卷二十九

五
沔水

然句餘終未能實指其地

注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

左七

按三山俱當作二山

注東則松江出焉

左八

說者多以酈意謂松江爲南江不知酈言南江入震澤後只言松江谷水入海絕不以爲南江其以爲南江者自秦望分派之水今注末誤南江爲三江遂使後人捉摸不定而酈氏苦心爲漢志分明者亦游騎無歸矣

注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

右九

酈氏言不與職方同則不與禹貢同可知按職方揚州其川三江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揚州爲限斷以三江洩震澤舍庾仲初說別無與禹貢周官合者酈氏蓋依附漢志故云爾別詳余禹貢本義

注與松江而三也

右九

趙據吳郡圖經於而三下增此非禹貢之三江七字按酈氏上文既言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則此不必贅非禹貢之三江此當是吳郡圖經隳括酈氏上文足此一句戴氏不依增是也

要刪卷二十九

六

沔水

注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

左九

御覽

六十

引搜神記當字在陷字上是也

按淮

南子原道訓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高注與此所說略同意林引許注亦然

注遂乃淪陷爲谷矣

左九

搜神記谷作湖是也

注晉太康中分嘉興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

右十

按宋志引吳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爲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爲縣與地道記合而宋志云漢舊縣非吳所立然兩漢志俱無此縣疑宋志誤 又按

寰宇記引太康地志云漢鹽官也與此說異

注有馬皋城

右十

越絕書吳伐越道逢大風匹馬啼嗥因名馬嗥城
即馬皋城也

注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

右十

漢志但云本武原鄉不云改武原縣武原鄉既淪
為湖何又云徙治武原鄉此下三武原字當有誤

注漢安帝時

右十

郡國志注後漢順帝時陷為當湖又吳地記後漢
永建二年陷為當湖永建為順帝年號則安帝為

要刪卷二十九

七

沔水

順帝之誤無疑 元和志海鹽縣城陷為柘湖移
於武原後又陷為當湖說甚明析然則陷為柘湖
者秦縣漢徙武原東漢陷為當湖又徙注文當作
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秦於其地置海鹽
縣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秦地也後縣淪為湖
又徙治武原鄉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王莽名
之曰展武漢順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
湖也

注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
也

左十

上文具區在餘姚烏道山西北卽靈運語也戴改餘姚爲餘暨殊謬且酈引謝語本爲經文餘姚言也何關餘暨下句餘暨亦是具區之誤

注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左

熊會貞曰酈意以班固時浙江並未於餘暨南入海以其尙未至餘姚故云非班固所謂南江也若以今水道言之則浙江已至赭山入海去餘姚更遠故後人改餘姚爲餘杭不知秦望澈浦酈氏言之鑿鑿今皆淪於海中學者不詳審古今變遷之迹妄肆譏彈適見其鹵莽也

要刪卷二十九

八

沔水

注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

左

隋志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志水經三卷郭璞撰閩百詩謂郭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入此豈經出璞手而通典云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似杜氏曾親見郭注矣而其所辨駁者皆是酈氏之經注本絕不及郭注一事且酈氏於郭注山海經爾雅穆天子傳等注皆時見稱引豈有璞注本書絕不引爲商榷唯此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語不見山海經爾雅等注中趙一清引隋志水經三

卷郭璞注似以爲其注中語者但酈氏初未明言
出何書安知非郭氏他文中語而今不可考矣余
謂郭注水經只是烏有之事以酈氏之書不見稱
引決之至畢氏沅以山海經第十三篇自岷江至
漳水謂卽郭氏所撰水經尤爲臆說別有詳說在
晦明軒稿中
注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

右

漢志言江水入海之處爲餘姚水經注言江水合
浙江之處爲餘杭本自分明觀酈注下文浙江分
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此乃釋經東至餘姚入
海之文與漢志符合近儒多據水經注之餘杭以
改漢志又以漢志之餘姚改此處之餘杭皆爲疏
也

要刪卷二十九

九

沔水

注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

左

道元蓋以自秦望分派之水爲班志南江正流但
其時浙江已合浦陽江入海而秦望分派遂成細
流故不敢直書爲南江而特標之曰又爲江也以
下直稱江水而於注海之後始言是所謂南江也
其斟酌古今可謂至慎戴氏以今姚江非浦陽分
派謂酈氏欲附會班氏虛構此說未知善長之志
矣

注又東逕緒山南

左

一統志虞翻故宅在餘姚縣靈緒山圖書集成職方典龍泉山在餘姚縣城中秘圖山西一里舊名靈緒山一名嶼山是此注之緒山並無譌誤或脫靈字耳趙氏繁稱蔓引改爲赭山不考赭山在今海寧州西南五十里去餘姚甚遠地望不合是爲巨謬戴氏不考而從之此猶得謂戴不見趙書乎注是所謂三江者也

左

酈氏既不以松江爲南江又不以浙江會浦陽江入海者爲南江特標秦望以下之水爲江水是明

要刪卷二十九

十

泗水

明以此爲班氏之南江自淺人見下文有三江環之之語遂改南爲三若與郭璞之三江在離合間不知酈氏不以浙江當南江又何嘗以松江當中心乎一字之誤千載蒙迷此必當訂正者

注吳越之國三江環之

左

酈氏特引子胥語者以其所謂北江中江在吳分南江在越分耳正以證秦望分派爲南江之說也注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左

熊會貞曰當疊一字

潛水

注今受有大穴潛水入焉

右

酈氏注大例皆指實言之其不能指實則云未詳此條言受有大穴并不實指在何縣蒙籠之至余謂此必引郭璞說或引劉逵說謂漢壽或晉壽蓋受與壽通又脫漢晉等字朱箋乃謂當作爰竟成虛擬之辭趙戴遂改作爰何不思之甚也

注自通漢疏通

右

若從趙改爲導漢則不當有自字王西莊改爲廣漢就康成時郡縣言之理或然矣

注是猶漢水也

右

要刪卷二十九

十一

潛水

以上說潛水本義以下釋經文

注水暴長

左

御覽五百五十九引作潛水暴長趙戴增漢字非

注今所謂馮李也

左

李下當有脫字或是豕字

注其南源取道巴西是西漢水也

左

此篇注文與經文不相比附晉壽與宕渠縣謬以千里混爲一水稍涉地學者不至此何論專門名家而注文所列大穴小穴二說前已引以注漾水篇之首而其篇末始及宕渠水乃全不相混又參

考桓水篇文乃知酈意以宕渠之水出巴嶺并無潛伏之迹斷不可以說禹貢而禹貢之潛說者皆指漢壽故引郭鄭劉三說以證之恐人誤會又以西漢水一再明之其下始釋經文宕渠唯篇首晉壽二字誤爲受字遂使指意不明若以潛漢混宕渠者今改爰字爲晉壽而於是猶漢水下增補而經言水出宕渠地理志亦言是矣是宕渠亦有潛水之稱所未詳也二十七字如此則旨趣瞭然矣但酈氏不欲顯斥漢志水經使人尋繹而自得之增成其說反失其旨戴氏悟此必補此數十字而

要刪卷二十九

十二

潛水

云近刻脫也 江水篇云宕渠水卽潛水渝水也是酈氏不全廢水經之證 按說文潛涉水也一曰藏也一曰漢爲潛潛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二字本不相混而其音則同故禹貢沱潛旣道漢志作沱潛師古云潛音潛其巴郡宕渠上言潛水入江下言不曹水入潛二字互出其實皆當作潛也道元見本必皆作潛而水經亦以潛作潛道元但疑宕渠水非枝分潛出不得當禹貢之潛水而未檢說文遂往復迂回多此辭費使知水經漢志之潛卽說文之潛則渙然冰釋矣此則不能不爲

道元惜也然段茂堂王棖友爲治說文專家於此尙不能分割了然而又何責乎酈亭

湍水

注東南流逕南酈縣故城東

右

按漢酈縣屬南陽郡至後魏初仍屬南陽其城有

二見涑水注漢制往至太和中置東恒農郡乃以

北酈屬之而以南酈度恒農郡見地志北酈見涑水

注此爲南酈其皆稱故城者二城皆漢制也趙戴

未審其故乃於南下增陽字是止有北酈而無南

酈矣

要刪卷二十九

十三

湍水

注史記所謂下酈也

左

酈氏卽指史表言也趙戴於酈下增析字非

注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

右

類聚十四引正作魏征南軍司馬此脫馬字耳杜預

之爲征南軍司本卽軍師此魏特置之官杜佑云

晉避諱改軍師爲軍司是也軍司馬位卑杜預爲

將軍不得領司馬也胡三省說誤趙氏又牽混之

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塌也

左

六門雖非信臣所開而始開者信臣也道元涑水

注便文言繼信臣之業未爲不可趙氏疵之過矣
注漑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

左

熊會貞曰昆陽去此甚遠惟朝陽涅陽與穰新野
接涅與昆形尤相近則此昆爲涅之誤

注鄧颺爲晨宅畧存焉

左

鄧颺三國時人見曹真傳注無此語其人不聞有
撰述郭仲產南雍州記禹與鄧晨宅隔陂雖垣墻
已平基塹可識當云郭仲產謂晨宅基略存焉

均水

注均水出析縣北山

左

要刪卷二十九

十四

湍水 均水

漢志析縣下無均水而丹水有東至析入鈞之文
知本有鈞水也酈氏以均水當漢志之育水而漢
志丹水下之鈞水遂無著豈源爲育而流爲均乎
經南流過其縣之東

左

之字當衍

注故地理志謂之涓水

右

酈氏旣以漢志盧氏下之育水當均水又別立涓
水篇以當漢志酈縣下之育水則此文當從漢志
作育水戴氏不從又引漢志知其迴惑不能決也

粉水

經東流過郢邑南

右

此郢邑無考疑字訛

經又東過穀邑南

左

筑陽本漢縣隋開皇七年改為穀城本春秋穀國
寰宇記謂在穀城縣北五里經稱穀邑蓋謂此而
沔水篇則稱為穀城

注閭丘羨之

左

御覽五百五十九引注作閭丘羨無之字

白水

經白水出朝陽縣西

左

要刪卷二十九

十五

粉水 白水

熊會貞曰今無此水蓋鄧州之南襄陽之北地勢
平衍其水久已堙塞也汪士鐸謂即涓水篇之濁
水然酈氏明云濁水上承白水則白水自有源委
不得混之為一

泚水

經泚水出泚陽

右

按隸釋郭仲產碑州輔碑陰皆作比陽晉宋以下
地志并同然呂氏春秋夾泚而軍後漢書竇皇后
紀父勳尚泚陽公主竇融傳同又鄧皇后紀封兄
子康為泚陽侯鮑昱傳為泚陽長章懷注引東觀

記亦作泚陽是比陽泚陽相亂已久

注水北出茈丘山

左

按今泌陽縣西北三十里有慈丘山當即此注之
茈丘山慈茈音相近疑泚水即因茈丘得名若作
比音則相去遠矣

注泚水又西南歷長岡月城北舊泚水右會馬仁陂
水

左

熊會貞曰趙戴移舊字於月城北上非也觀下文
水流遂斷故瀆尚存則酈氏時泚水已不與馬仁
陂水會故言舊泚水會馬仁陂水謂舊時與之會

要刪卷二十九

十六

泚水

也

注水出湖南北山

左

名勝志引作湖陽趙氏何不據校

注于斯水也

左

熊會貞曰元和志作即斯水也當從之

注謝水注之

左

後漢書樊宏傳射陽侯注引水經注亦作射水射
謝通用而章懷及洪氏隸釋並以臨淮之射陽為
疑非也

注泚水又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

左

熊會貞曰坂門水卽後板橋水也凡四見此坂門蓋板橋之誤

注地理志曰故蓼國也

左

云左傳作麇者師古之說今本左傳皆作蓼朱本未全非

注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

左

按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左傳亦同無會湖陽事

注爰自宅陽

左

要刪卷二十九

十七

泚水

按郡國志於河內修武下陽樊攢茅田注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修武故南陽然則宅陽爲南陽之誤今有宅陽幣出土甚多疑亦地名也

注追爵敬侯

左

樊宏傳作追爵諡爲壽張敬侯蓋壽張其爵敬其諡也